

持续释放银发经济发展潜力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需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强调,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完善银发经济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怎样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机遇?

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3.23亿,占总人口23%。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既包括老龄经济,也包括备老经济,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

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是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新机遇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将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和备老群体转化为扩大内需的新支点、人力资源的新宝藏,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趋势。在国际上,银发经济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从最初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健康照料等产品或服务,逐步拓展为复合型的经济形态。把握银发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需突破将老年群体简单等同于被赡养者的传统



老年群体消费结构有何新变化?如何聚焦差异化需求加强供需适配?

田柳(上海财经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老年群体是银发经济活动的主体。伴随银发消费占比持续提升,老年群体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亟须精准把握老年群体消费结构呈现的新趋势新变化,提升养老产品和服务供需匹配度,最大限度释放银发经济发展潜力。

近年来,我国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聚焦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壮大经营主体,培育潜力产业。另一方面,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消费补贴等政策牵引作用,着力打造一批银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银发经济的活力,源自老年群体自身特质的新动向新潮流。我国低龄老龄化特征明显,老年群体呈现“健康、有闲、有钱、有追求”的鲜明特征,更易于接受新事物,更注重悦己体验,更乐于培养多元化兴趣爱好,更愿意参与旅游观光、康养休闲、学习社交等活动,拥有差异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备老经济作为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统筹谋划、实现高质量发展?

邢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事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备老经济是面向备老群体为其应对未来老年生活提供财富储备、健康管理、养老规划等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活动总和,体现全生命周期视角,其逻辑和理念是未老先备、有备而老。

提升备老意识、推动备老经济发展,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内在要求。在微观层面,备老经济化“被动应对”为“主动储备”,促进备老群体系统性做好财富积累与健康投资。在宏观层面,备老经济不仅涉及供给端产业升级,能够催生智能健康监测等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而且关联需求端消费扩容,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注入新动能。总体来看,备老经济通过分散老年阶段的照护与人口老龄化,有效增强社会整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心理韧性

与物质准备,缓解家庭代际赡养压力,构建起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风险对冲机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内在要求

认知,应将其置于经济系统参与主体和价值创造者的分析框架中去把握,这有助于更好挖掘银发经济发展潜力。从传统意义上看,银发经济是以老年群体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但从全生命周期看,备老群体在末老阶段所进行的财富储备、健康管理等属于备老经济,如“预备于老”的相关产业和备老群体的相关经济活动等,也属于银发经济范畴。银发经济贯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其理念是以积极的态度,通过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最大限度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保持活力、和谐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旨在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一方面,积极看待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和老年生活,打造全龄友好的消费场景、就业制度和公共服务环境。另一方面,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维持功能发挥而非单纯延长寿命,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面对人口老龄化,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遇。我国发展银发经济具备多重优势。其一,制度协同优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政策合力,推进系统性布局。其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银发经济需求。以文旅产业为例,2025年出游率较高的低龄健康老人总量超过1亿人,银发旅游收入突破1万亿元,有力支撑了银发文旅市场发展。其三,科技赋能优势。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位居全球前列,智能监护设备、远程诊疗平台等银发科技加速落地,大幅提升了养老服务供给质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

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

与过往相比,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已发生变化,并推动消费理念、生活方式、健康认知等深刻变革。其一,从“节俭养老”转向“品质养老”。过去老年群体消费主要集中于基本的衣食住行、基础性医疗等生存型项目,如今文旅、康养、适老化改造等品质型消费快速增长。调研表明,近60%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已从生存保障转向品质体验。其二,生活方式从居家单一转向社会多元。与传统的老年居家生活不同,如今候鸟旅居、老年游学、兴趣社交等备受老年群体关注。有调查显示,低龄健康老人年均出游超3次者占比超六成。其三,康养观念从被动就医转向主动预防。以往老年群体健康消费意愿不强,小病常常拖成大病才去就医,如今常态化体检、慢病调理、营养保健、运动康养成为日常选择,直接带动专业体检、康养机构快速增长。

当前,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分层结构。从年龄维度看,低龄老年群体侧重悦己体验、品质生活,大多提前配置养老金融、健康管理等;中龄老年群体更注重日常保健与慢病养护,消费兼具实用性

与性价比;高龄、失能老人消费集中于医疗救治、康复护理等。从收入维度看,拥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更偏好改善型居住、便捷医疗、文旅社交等;老年高净值人群则青睐高端医疗、定制旅居、精品康养服务等。长远来看,开发银发经济的增量空间、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需聚焦消费需求分层细化以及供需精准适配所释放的结构性增长。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完善银发经济统计。未来,需顺应老年群体消费结构新变化、贴合银发需求新趋势,以差异化、高品质供给匹配多元化、精细化需求。

一是健全政策支撑体系。围绕低、中、高龄老年群体差异化诉求分类施策。对低龄老年群体,完善老年教育、银发文旅、志愿服务激励政策。对中龄老年群体,重点扶持医养结合、居家适老化改造、慢病康养等业态。对高龄、失能老人,优化长期护理保险、养老补贴、社区托养等普惠制度。统筹土地、税收、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配套政策,打通养老

提升备老意识优化备老服务

生态构建。国家层面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区域布局建设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形成辐射带动效应。银发经济经营主体积极跟进,各大电商平台纷纷设立备老专区,传统家电、家居企业加速切入备老经济赛道,金融保险机构等积极推动养老金融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备老经济供需错配、制度短板等问题仍较突出。从财富储备看,我国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率有限,个人养老金缴存率偏低,反映出备老群体跨周期财务规划意识和能力仍有待提升。从家庭资产配置看,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达59.1%,这种资产结构的固化特征导致流动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备老群体消费的有效转化。从产品服务供给看,当前市场供给仍聚焦于高龄、失能老人的刚性照护需求,面向备老群体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财富规划、适老化改造等前置性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此外,产业生态仍显薄弱,缺乏具有带动力的龙头企业,部分新兴领域标准规范缺失,行业准入和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体系成熟定型。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下,我国银发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成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的重要增长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需从多方面着力,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其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参与。坚持自愿、弹性原则,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面向退休教师、工程师、技能工匠等经验型人才,开发技术咨询、技艺传承、社区治理等岗位。推广“老带新”导师机制与跨代际协作团队,推动知识经验技能代际传递。

其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丰富养老储蓄、商业养老保险等多元化金融产品,稳定老年群体长期收入预期。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与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顺畅衔接。织牢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网络。

其三,营造全龄友好环境,拓展代际共融场景。推动公共设施供给转向全龄共享,在社区布局融合老年日间照料、托育、青年健身休闲功能的复合空间。深化代际互助机制,积极引导青年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支持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年轻家庭提供照护服务等。

产业发展堵点。

二是构建差异化供给体系。匹配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老年群体消费需求,搭建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面向低龄老年群体,发展老年游学、文体康养、抗衰老养护等新业态,挖掘产业增量。面向中龄老年群体,丰富慢病管理、医养结合、居家康养、智慧养老等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品质。面向高龄老年群体,拓展长期照护、康复医疗、上门陪护、助餐助浴等普惠便民服务。此外,老年高净值人群的占比不断提升,需精准提供高端康养社区、定制旅居、养老财富管理等产品或服务,丰富高品质供给。

三是培育优质创新产业集群。挖掘老年群体悦己体验、运动康养等新型消费需求,重点扶持科技型、创新型银发企业发展,提升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顺应银发消费升级趋势。以场景开放、园区布局为抓手,推动银发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发展,构建覆盖老年群体物质保障、精神休闲、自我实现全维度发展的银发产品服务体系。

四是优化老年群体消费环境。强化老年用品、养老服务质量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虚假宣传、涉老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畅通银发消费投诉维权绿色通道,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振老年群体消费信心,让更多的老年人敢消费、愿消费、安心消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备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将其纳入银发经济的有机整体统筹谋划,多措并举打出一套系统集成组合拳。

第一,强化备老经济统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推进机制,统筹产业、土地、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打通备老储备资源向养老服务转化通道。

第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金融体系,丰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等产品供给,探索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不动产证券化路径,引导备老群体做好全生命周期的财务规划和风险管理。

第三,优化备老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鼓励相关企业围绕备老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开发精准化产品和服务,加快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促进医养康养、旅居养老、文化娱乐等业态跨界融合。

第四,加强备老经济要素保障。建立适老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信托、遗嘱公证等配套制度。聚焦用地指标、财税优惠、人才培养等方面出台精准支持政策,强化备老群体权益保护,营造全社会“预备于老”的良好氛围。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约占全球四分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落实好相关部署要求,更好促进老有所为,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释放的并非单一的就业岗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内涵,应作更宽泛的理解。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并非单纯将老年人作为劳动力补充来对冲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利影响,而是通过搭建多元参与渠道,让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被动的照护对象转变为主动的经济社会活动参与者。当下,不少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隔代照护等方式,在现实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比如,各地积极建立“银龄人才库”,吸纳退休教师、医生、工程师下沉基层服务。又如,在城乡社区,由低龄健康老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基层治理、互助养老等场景。再如,全国家庭中超过半数的儿童由祖父母辈参与照料,客观上释放了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潜力与生育空间。

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呈现出明显的优化特征。从总体看,本世纪中叶前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60岁至69岁低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总量40%以上,这奠定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在素质层面,健康改善是老年群体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2025年增至79.25岁。据统计,老年人口中87.3%身体健康,其中低龄老人的健康比例达93%。教育素质跃升,也是老年群体的突出特征。在意愿层面,低龄老人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和行动。38.3%的低龄老人有从事有收入工作的意愿,62.2%的低龄老人有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的实际行动。这意味着,如果老年人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自理能力,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交往,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生活质量,也有助于降低家庭和社会的照护压力。可以说,这种“参与”本身,就是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体现。

同时也要看到,传统依托人口数量红利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十五五”时期,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加速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多重挑战,需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为其提供更多灵活、多样的社会参与选择。

一是拓宽基层参与渠道,为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创造机会。以城乡社区为阵地,依托养老服务驿站、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搭建低门槛、多样性的参与平台。吸纳低龄健康老人参与互助养老、基层治理、文明劝导等事务,推广志愿服务激励模式。分级建立地方老年人人才信息库,整合退休教师、医护、农技等专业技术力量对接基层需求,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就近转化为服务供给。

二是畅通市场化参与路径,完善弹性用工权益保障。按照自愿选择、协商一致原则,支持用人单位在技术研发、技能传帮带、管理咨询等岗位设置弹性工时、项目制用工等灵活模式,鼓励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劳动者等合理延长工作年限。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清理阻碍老年人发挥作用的的不合理规定。结合银发产业用工需求,开发一批适配老年群体的经验型、轻体力岗位,促进老年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需求良性互动。

三是健全终身赋能体系,释放高素质人才潜能。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嵌入终身学习体系,依托老年大学、开放大学与各级老年教育阵地分层分类开展技能提升。面向备老群体开设数字素养、职业技能延展等前置性课程和实用性培训,提前储备社会参与能力。为退休专业技术人员搭建行业交流、技术咨询平台,支持其参与科研攻关、青年人才带教等工作。通过实施好“银龄讲学计划”等,推动退休人才向基层流动,构建价值转化渠道。

四是优化配套支撑环境,夯实长期发展制度底座。健全老年群体社会参与激励机制,完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优秀老年人才表彰等,厚植积极老龄观的社会氛围。推进工作场景与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门槛。完善家庭支持政策,通过普惠托育、长期护理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等制度安排,减轻老年人家庭照料负担,降低老龄化社会的整体运行压力。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建言更优

原新

